

# 罪恶的文字

□ 瞿艳丹

文字是罪恶的。

它是罂粟，诱人魅惑，叫人欲罢不能。

七岁时，遇见她。她温柔美丽，指若春荑，眉若鸦翅，靛蓝碎白花竹布旗袍。那时鲜见人着旗袍，做工精细正宗的旗袍。她是我们的教师，那时二十一岁。她眸子里写不尽春愁秋怨，她为我童稚的思想做出一生灰凉的修改。

她极爱文学，不停地写。她孤高清冷，与我们的村庄小学格格不入。对乡村淳朴悠远的想象终于在她心里淡却，留下自悔与怨懑。簌簌衣巾落枣花骗了她，醉里吴音相媚好骗了她，沈从文汪曾祺刘绍棠笔下的乡村美景骗了她。她没有来到清幽的世外桃源，不可能和孩子们坐在草坡上背诵诗词。

她的宿舍窄小幽暗破陋阴森。后窗是铁丝网，窗外有栀子，粗壮的树上青翠欲滴的树叶。暮春开碗大的白花，香气馥郁。

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因着她的气质与才华，她颇受揣测与腹诽。

许多个夜晚，学校内仅她一人苦熬长夜。

她借一盏孤灯默默写尽心中愁绪离索。

她课教得极好，舞亦跳得好。为我们排演《小螺号》、《采蘑菇的小姑娘》、《汉宫秋》。记得跳《汉宫秋》，曲子是哀怨的箫，我们一群小姑娘梳髻，着湖绿缎滚深青边的老式旗袍，执纨扇绢帕，徐徐舞缓缓唱。这只舞不啻一场震动。它获了许多奖。

不久，出事了。校长额头裹纱，她双眼红肿。关于那个夜晚发生的事有各种版本。她瘦了，含泪坐在花坛边，轻道，旷野凄迷，老树无言。金凫几经秋叶黄，暮鸟夕阳催晚风……然后不说话，在沉默中睇视深秋之景。我们这群孩子不懂她在说什么。而村子里都传开，她被校长那个了……她是自愿的，但她当了婊子还要立贞洁牌坊……

那件事始终是个谜。可怜栀子树不能开口，为她洗清恶名——我们都相信，老师纯洁无辜。

我的祖母善良宽容。祖母喜欢她心疼她，接她到我家去。祖母说，你不该到乡下来的，这么年轻的好姑娘……你还是嫁个好人家吧，好歹有依靠……好孩子……

她静静流泪。

又过了两年，她在学校留不下去了，于是离开此地，把许多书籍和她的手稿留给我。

文字是罂粟，可观不可尝。她说。

而我却又观又尝。翻阅她的文稿，字字辛酸，多少不为人知的委屈与痛苦。我几欲掩卷，不能自持。我丢不开放不下。我爱文学深入骨髓。

谁来读我怜我懂我，唯白月清风，唯冷雨孤夜。多少次我说，停笔罢，不要再写了。写又怎样，心血他人当玩笑。写又怎样，是非真假啼笑而已。写又怎样，秃笔素纸难抒情怀。写又怎样，到头来心事零落无人解、一场空。

而依然写。文字让我盲目痴狂。

然而，弦断有谁听。有时懊丧流泪，面对黑暗脆弱不堪。咬破唇咬破指尖，咬不破黑暗。

听说，她早已嫁人。丈夫平庸粗鲁。婚后不甚幸福。她仍在乡镇教书。生了女儿。身体一直不好。

辗转求得她的联系方式，与她通话。

老师。

啊，是你！她很快记起我。

老师……还好吗？

……还好。我一直知道你很不错，也没停过笔，写了许多文章，真好。

老师……栀子花开了，你到……我老家来玩儿吧，我奶奶炒了豆角。她说很想你。

她哭了。哭声依旧清澈哀怨。

绵绵此情，何其有极。

文字，是黯淡人生苍凉行旅清苦疼痛却又柔软温情的慰藉。

你，不能怨我的痴。你，不懂我。